



洪棄生詩中的航海書寫與寄懷

曾金承

國立嘉義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

洪棄生一生五度航海往返臺灣與中國大陸，在當時的航海技術渡過素有「黑水溝」之稱的台灣海峽是一場以生命為賭注的冒險，但洪棄生所有的航海之行是個人的理想所驅使。前四次是清領時期前往福州參加舉人鄉試，追求的是仕途的理想；第五次是日治時期壯遊神州，是抱著遺民的理想而行。航海的目的不同，面對所見所思也會有所差異。本文透過洪棄生的42首航海詩進行分析，探討他早期身為海外國民的洪棄生，在渡海航行尋求功名時的心態，與晚年以遺民的心態，探訪祖國的眷念之情的比較。

關鍵詞：洪棄生、航海詩、寄鶴齋詩集、八州詩草



Navigation Writing and Sustenance in Hung Qi-Sheng's Poems

Tseng Chin-Cheng*

Abstract

Hung Qi-Sheng sailed to and from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five times in his life. At that time, crossing the Taiwan Strait, known as the "black water ditch", was a life-threatening adventure, but all of Hung Qi-Sheng's voyages were personal ideals. The first four times wer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hen he went to Fuzhou to participat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pursuit was the ideal of an official career; the fifth time was the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when he traveled to grand tour China, and set out with the ideal former follower. The purpose of sailing is different, and what you see and think will also be differ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42 nautical poems of Hong Qishe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Hung Qi-sheng's mentality when he was an overseas national in his early days when he was sailing across the sea in pursuit of fame, and the mentality of visiting the motherland in his later years with the mentality of a remnant.

Keywords : Hung Qi-Sheng, nautical poetry, Jihezhai Poems, Poetry of Eight State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一、前言

洪棄生（1866-1928），原名「攀桂」，官章「一枝」，字「月樵」。日治後改名「繻」，字「棄生」。鹿港人，是清末到日治時期的臺灣重要古典文學家，一生幾乎歷經清領與日治各一半。在清領時期勤學傳統詩文，立有儒家之志。曾入彰化「白沙書院」讀書，期間深受山長蔡德芳（1824—1899）與代理彰化知縣李蔚山的肯定，¹他在書院中得到的「膏火」已足以繳交學費，²因此他對於求取功名極度熱中且有自信。光緒 15 年（1889 年）參加秀才考試，得到臺南知府羅大佑的賞識，以「案首」高中秀才，此後四次渡海前往福州參加舉人鄉試，可惜皆不幸落榜；光緒 21 年（1896 年）乙未割臺後，即絕意仕進。臺灣進入日治後，洪棄生以遺民自居，堅決不與日本人打交道，消極的抗拒反抗態度，除了拒絕薙髮，甚至於對現代科技及相關事務也只接受清領期傳入的，其子洪炎秋說：

……例如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出產的鴉片煙，他照抽不誤，因為他認為這是清朝古已有之的；他坐火車、打電報、寄郵件，因為他認為這些玩意兒，早由劉銘傳創辦過了；但是，他一直到他去世，不肯安裝電燈，因為他認為這是日本人來了後新設的東西，絕對不加利用。我家安裝電燈，是在他去世以後，為要辦理他的喪事，纔新裝的。³

看來雖然固執，但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看出他對日本統治者的抗拒。因為對日本的抗拒，相對的他對於中國有更大的嚮往與依戀，於是才有了大正 11 年（1922

¹ 關於洪棄身在白沙書院求學的事蹟，可參閱程玉鳳：《嶼嶼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第三章（臺北：國史館，1997 年 5 月），頁 277。

² 所謂膏火，意思是焚膏繼晷的獎銀，相當於「獎學金」，用來鼓勵補助好學的學生。當時的膏火分超等、特等、一等。詳見程玉鳳：《洪棄生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12 月），頁 51。

³ 洪炎秋：《讀書和作文》（臺北：國語日報社，1976 年 4 月），頁 76-77。



年)的中國之旅。此次旅遊他從基隆出發直航上海，再經由陸路遊至天津，然後從大沽口乘船走海路回上海，後來再由上海乘船走海路到福州，最後由福州搭小火輪回臺灣。此行包括來回臺灣，共計有四段航海旅程。

與同時代臺灣人而言，洪棄生航海的經驗是豐富的，但不論是參加科舉考試而航海，或是有遺民遊故國山河的圓夢之旅，其心情都是複雜的。另外，渡海之時面對的種種難測的海象，以及海天遼闊，船如一粟之蒼茫感，都會令人百感雜生。

前人對於洪棄生的航海書寫並無專論，如余美玲的〈蓬萊風景與遺民世界——洪棄生詩歌探析〉對洪棄生的詩歌與海洋的關係有較深入的探討，從洪棄生的成長環境與海的親密關係，到渡海科舉時面對大海的凶險與闖場失利的折磨，「希望落空，回程的路如此沉重遙遠，而中間橫亘著就是他人生的風浪，青春就在一來一往間飄盪，消磨殆盡，洪棄生一無所獲，……『海洋』記錄著他追求功名敗北的經驗。」⁴本文針對洪棄生詩中的海洋書寫與蓬萊仙山的想像，這種想像與寄託，尤其是歷經個人仕途阻礙與山河巨變後形成的「反遊仙」思想更是見解獨到。同時，也提供了洪棄生海洋書寫的思考面向，但著重在其個人身世遭遇所反映的思想變化，對於航海詩的聚焦討論，猶留有空間。

又如程玉鳳的《洪棄生的旅遊文學——《八州遊記》研究》中提到洪棄生年輕時候曾四度前往福州鄉試，並對他的航海詩有高度的評價，「他描寫前去福建與返臺的行旅詩甚多，……等等描寫海上景致，有描寫山景、海景，也有暗中懷念臺灣家鄉，也有感嘆自己仕途多艱，也有暗喻國勢漸衰，無論就詩的寫作技巧，或洪棄生的仕途艱苦，以及內心世界，這些行旅詩比起臺灣的遊覽寫

⁴ 余美玲：〈蓬萊風景與遺民世界——洪棄生詩歌探析〉，《台灣文學學報》，第 9 期，2006 年 12 月，頁 60。



景詩，更具研究價值，……」⁵然而因為主題之限，程玉鳳並未進一步詳述。

因此，本文將針對洪棄生五度渡海航行的相關詩作，進行分析，探索其航海詩作的書寫內容與個人寄懷。

二、主題擬議與說明

人類的航海歷史由來已久，但航海科技的發展卻相對緩慢，中國詩歌對航海的描寫直到唐代以後才有較多的著墨，顏智英說：

唐代，造船和航海技術已有長足的進步，航海貿易也促進了與海外各國的航海往來，以致因貶謫、謀生、軍事、出使等因素而航海的相關詩作漸多，據夏燕梅的統計約有 158 首，據筆者檢索《全唐詩》的統計則約有 228 首。⁶

這是現存唐詩的狀況，隨著時代的發展與航海交通地的逐步發展，航海主題的詩歌自然會逐漸增多。然而，自古中國對海洋的興趣並不濃厚，就算明朝有鄭和七次下西洋之舉，但也屬於歷史上的特例，中國並未積極發展航海事業。因此，直到清末，航海對於中國人而言，猶是危難重重。顏肇亨認為在明清時期，進而有因為「治世的使節出海、亂世的將軍靖海、末世的孤臣渡海三種角度出發」，⁷使得航海詩作增加，但畢竟文人隨船航行的人數有限，相關題材依舊不多。但在長期的積累之下，也有了研究的材料與空間，因而有了「海洋詩學」、「航海書寫」之研究議題。

⁵ 程玉鳳：《洪棄生的旅遊文學--《八州遊記》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 年 9 月），頁 50。

⁶ 顏智英：〈從吉川唐宋詩風之別論宋詩航海書寫的精神特質〉，《成大中文學報》，第 74 期，2021 年 9 月，頁 187。

⁷ 廖肇亨：〈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2 期，2008 年 3 月，頁 64。



然而，筆者對於本文洪棄生詩中的「航海書寫」仍要做相關的議題界定，因為洪棄生的時空條件與之前歷朝的文人士大夫有所不同，洪棄生必須渡海參加科舉，而且別無選擇的橫渡黑水溝；歷朝文人渡海大多是觀異國風景與風情，洪棄生渡海卻是為了一覽祖國山河。而洪棄生一生總共前往渡海五次，分別是光緒 15 年（1889 年）、光緒 17 年（1891 年）、光緒 19 年（1893 年）、光緒 20 年（1894 年）四次前往福州參加鄉試，以及大正 11 年（1922 年）航向上海，並展開為期近五個月的神州之旅。這些航海旅程的目的、心態不同，自然呈現在詩中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再從寫作時間而言，洪棄生詩歌的航海書寫，有許多並非現場寫作，而是在事後將當下所見所感追記下來，甚至於有的是過了一、二十年之後的回憶，如大正 11 年（1922 年）所作的〈閩中雜詠五首〉其一即是追憶二十幾年前渡海前往福州參加鄉試的往事：「當年獻賦入閩中，一路朝霞映海紅。葉葉舟浮興化渡，迢迢橋過洛陽風。」⁸因此，在作品的界定上，筆者將洪棄生的航海詩歌寫作界定如下：

一、乘船於海洋中所作詩：此類作品為洪棄生本人就航海船上所見所感的詩歌書寫，包括船停港口或滯留於海邊，以及從海洋出入港口或近海河道之作，不包含單純書寫航行於內陸河道、湖泊的作品。

二、事後追憶的航海詩歌：明顯屬於非即事書寫的航海詩歌，書寫時雖不屬於航海之時，但寫作的內容依然是具體的航海經驗或回憶。

三、時間跨度：如前文所述，四次科舉考試與一次故國遊記，從光緒 15 年（1889 年）8 月初次赴福州參加鄉試至大正 12 年（1923 年）的陽曆 1 月自福州回臺為止。

⁸ 洪繡：《洪棄生全集·八州詩草》（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5 月），頁 109。



而作品的選擇範圍如下表：

編號	題目	體裁	內容主題	出處	時間
1	海上遇風即事	五言古體	海上突然遇風，一時變幻莫測。	《謔蹻集》，頁 25。	應為光緒 20 年
2	輪船海上阻風	五言古體	從函江回程遇風阻於港口。	《謔蹻集》，頁 25-26。	應為光緒 19 年
3.	秋試行役感詠十五首之一	五言古體	來回兩次渡海遇風浪，感慨人命之輕。	《謔蹻集》，頁 25。	應為光緒 19 年 ⁹
4.	秋試行役感詠十五首之三	五言古體	歸途遇風阻，歸心甚急，卻又無可奈何。	《謔蹻集》，頁 25。	應為光緒 19 年
5	在番挖港口沙凹中阻風不能近岸又無小舟接濟昏眩之餘俯首船底連日悶甚而作	五言古體	從崇武回臺，受風阻且潮水低，船停於番挖（今芳苑）外海，既焦慮且愁苦，等候七天方得上岸。	《謔蹻集》，頁 32-33。	光緒 20 年
6	出馬尾江舟上即詠	五言律詩	從閩江下游馬尾港出海時所見，並敘歸情。	《謔蹻集》，頁 86。	光緒 20 年
7	出館頭海上即事	五言律詩	從閩江下游館頭出海所見，並引發聯想。	《謔蹻集》，頁 86。	光緒 20 年
8	渡海過犬山	五言律詩	出閩江口外的馬祖的東犬山，即景抒懷。	《謔蹻集》，頁 86。	光緒 20 年

⁹ 從〈秋試行役感詠十五首〉之四：「一出臺北城，即接鐵路車」可知，此次回程在北部登陸，再轉火車南下歸家，可見非光緒 20 年風阻於番挖而不得登陸之旅途。又〈在番挖港口沙凹中阻風不能近岸又無小舟接濟昏眩之餘俯首船底連日悶甚而作〉云：「去年附輪船，亦同此困處」，可見搭輪船遇風阻應在光緒 19 年鄉試的回程。詳見洪繙：《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5 月），頁 26 及頁 33。



9	輪船渡臺海上 有見	五言律詩	抒發歸心。	《謔蹻集》， 頁 86-87。	光緒 20 年
10	夜自崇武渡海 作	五言律詩	書寫渡海之艱難與旅 途苦悶之心情。	《謔蹻集》， 頁 88。	光緒 20 年
11	停舟滬尾三首	七言律詩	應試從滬尾港出發前 往福州，夜泊抒懷。	《謔蹻集》， 頁 103。	
12	渡海東歸	七言絕句	渡海回台，心情稱快。	《謔蹻集》， 頁 105。	
13	朝發滬尾二首	七言絕句	雇船自滬尾返家。	《謔蹻集》， 頁 106。	
14	歸舟月夜二首	七言絕句	雇船自滬尾返家途 中，月夜抒懷。	《謔蹻集》， 頁 106。	
15	浞頭泊舟即景	七言絕句	洪棄生《八州遊記》 云：「一次僱帆船由鹿 港向閩，遇暴風吹入晉 江，圍浞頭港。」 ¹⁰ 應 記此事。	《謔蹻集》， 頁 123-124。	
16	入閩遇風回憶 海上飄泊再占	七言絕句	洪棄生《八州遊記》 云：「一次僱帆船由鹿 港向閩，遇暴風吹入晉 江，圍浞頭港。」應記 此事。	《謔蹻集》， 頁 125。	
17	船頭偶望	七言絕句	渡海返台，初出港口。	《謔蹻集》， 頁 126。	光緒 20 年
18	梅林港口舟中 即事	七言律詩	渡海返台，至梅林港。	《謔蹻集》， 頁 128。	光緒 20 年
19	渡海阻風望廈 島	七言律詩	渡海返台，遇風阻。	《謔蹻集》， 頁 128。	光緒 20 年

¹⁰ 洪繻：《洪棄生全集·八州遊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頁323。



20	自廈島附福靖兵船應試時朝鮮有倭患	七言律詩	搭乘官方戰艦自廈門前往福州，時甲午戰爭起，洪棄生聞之興報國之心。	《謔驕集》，頁 128。	光緒 20 年
21	自廈渡海入閩郡	七言律詩	搭乘官方戰艦自廈門前往福州，對甲午戰爭興感。	《謔驕集》，頁 129。	光緒 20 年
22	輪船曉望	七言律詩	搭乘官送輪船前往福州，途中感慨追求功名之苦。	《謔驕集》，頁 129。	光緒 19 年
23	曩秋應試福州一路風景重重今日追憶似成天台絕逕不勝憮然感賦四章其一	七言律詩	回憶往年渡海鄉試，對福建沿海風景之追憶，心生感慨。	《披晞集》，頁 225-226。	
24	憶昔日航海感賦	七言古詩	回憶往昔渡海鄉試，種種遊歷場景，以及赴試期間甲午戰爭之感慨等。	《枯爛集》，頁 307。	
25	將泛海入中華作	七言古詩	搭輪船至中國的過程與對祖國的嚮往。	《八州詩草》，頁 2。	大正 11 年
26	舟至上海租界書所見二首	七言律詩	對各國的租界上海甚感無奈與悲憤，屢用貶詞稱呼洋人。	《八州詩草》，頁 3。	大正 11 年
27	南返天津出海作二首	七言律詩	從所見進行抒懷，尤其是天津當時為外國租界，洪棄生深感憾恨。	《八州詩草》，頁 86。	大正 11 年



28	自三岔口過租界下海河行百餘里中經塘沽大沽出海	五言古詩	搭乘順天號海輪自大沽出海，除寫景外，對中國門戶開放甚有所感。	《八州詩草》，頁 86-87。	大正 11 年(十月十一日)
29	至萊州海至登州見蓬萊山丹崖山作	五言古詩	船過山東登州蓬萊山丹崖山詠史	《八州詩草》，頁 87。	大正 11 年(十一月下)
30	舟沿之罘山入煙臺澳即事	五言古詩	船過之罘山詠史。	《八州詩草》，頁 87。	大正 11 年(十一夜)
31	舟泊威海衛感事作歌	七言古詩	感嘆威海衛乃海上要塞，易守難攻，詎料甲午一役慘敗，詩人有感作此詩。	《八州詩草》，頁 88。	大正 11 年(十月十二午下)
32	舟泛大海作	五言古詩	渡海所見抒情寫景，多興豪語。	《八州詩草》，頁 88。	大正 11 年
33	夜船寄泊吳淞口外	七言絕句	位於長江口外、上海市北部，寫景。	《八州詩草》，頁 88。	大正 11 年(十月十二夕得)
34	自閩海入閩江作	七言古詩	從上海乘船至福建，入閩江，除了寫景抒情之外，更感慨光緒 10 年（1884 年）中法「甲申海戰」，又稱「馬江海戰」。此戰福建水師全軍覆沒。	《八州詩草》，頁 107。	大正 12 年



35	舟駐馬尾江憑 眺鼓山閩安山	五言古詩	寫眼前景，並比較江蘇等地之山勢，最後再抒發舊地重遊之情。	《八州詩草》，頁 108。	大正 12 年
36	閩中雜詠五首 其一	七言律詩	回憶當年渡海鄉試所見之景，並抒發此時功名未得，而以十試不得的「江東生」羅隱自比。	《八州詩草》，頁 109。	大正 12 年

以上洪棄生的航海詩作中的《謔躄集》、《披晞集》、《枯爛集》收錄於洪棄生的《寄鶴齋詩集》，《八州詩草》則獨立成冊。收錄的作品有 36 題 42 首，光緒 20 年之前赴福州鄉試的航海之作有 24 題 28 首（《謔躄集》、《披晞集》、《枯爛集》所收）；大正 11 年偕次子洪炎秋神州旅遊的作品有 12 題 14 首（《八州詩草》所收）。

三、渡海鄉試航海詩作

臺灣自康熙 22 年（1683 年）正式進入清領時期，康熙 26 年（1687 年）在首任福建分巡臺灣廈門兵備道周昌上疏的建議下，首次舉辦科舉考試。¹¹但因為臺灣隸屬福建省，屬於轄下的一個府，府治設於臺南。按照當時的制度，應該由福建學政主持臺灣府的院試；但因為需要遠渡臺灣海峽，頗為不便，故而權由臺廈道（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主持，雍正 5 年（1727 年）改由巡臺漢御史主持，乾隆 17 年（1752 年）再交由臺灣道主持，光緒元年（1875 年）臺北設府並於光緒 6 年（1880 年）設立臺北考棚，光緒 13（1887 年）年臺灣建省，學政改由臺灣巡撫負責。

¹¹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下）·藝文》（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 年 6 月）。



臺灣的學子，在經過二月縣官主持的縣考通過後，再參加四月的府考，由知府主持，最後通過院考後即為秀才。臺灣的秀才如欲考舉人，須渡海到福州參加鄉試，通過後成為舉人。因此，對於清代臺灣考生而言，科舉之路除了才學的磨練之外，也是一場精神與耐力，甚至是勇氣的挑戰。

（一）洪棄生的求學功名之途

洪棄生家族的始祖洪天鳳約在南宋末年，定居衍族於福建南安山內。至洪棄生祖父至忠公時，始自福建泉州府南安縣大演鄉渡海來臺，時間大約在嘉慶年間。¹²原先定居在彰化縣北斗，咸豐 3 年（1853 年），洪棄生父親江霖避「曾圭角之亂」而舉家遷至彰化城。同治元年（1862 年）戴潮春亂起，再遷居鹿港，洪棄生於同治 5 年（1866 年）出生於此。洪棄生父親經營銀樓維生，除了手藝精湛之外，為人忠厚，頗得鄰里器重，甚至還有人從福建渡海請他打造首飾，因而家境逐漸殷實。

洪棄生並未繼承父業，而是以讀書仕進為志，其父也全力支持，而洪棄生的學習表現也不負乃父的期望，友人張光岳在〈寄鶴齋集序〉云：

君幼而岐嶷，舞勺之年，制義驚長老；出而應試，則冠其曹。書院月旦、郡縣輶觀，得君作，驚詫奇才，器為國士。蓋君少時，舉業外，攻古文辭；故未冠而議論卓犖，詩賦斐然，傾靡一時。¹³

從程玉鳳對洪棄生讀書學習的成果資料整理來看，張光岳所言非過譽。如：「大約在光緒九年以後。他更加努力向學，無論是書院或官方所舉辦的考試，都是名列前茅，……即使在光緒甲午年患瘧疾大病之後，仍不忘寫作，可以看出他

¹² 陳光瑩：《臺灣古典詩家洪棄生》（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 1 月），頁 15-16。

¹³ 收錄於洪繡：《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1。



的好學與勤學。無論是學校的師課，或是地方官的觀風試，大都名列超等第一，……光緒十一年十二月七日，洪棄生參加理番分府的觀風考試，……取為第一名。……光緒十四年臘葭月，棄生參加白沙書院的院課，……取為『超等一名』，……光緒十四年臘月，棄生參加彰化觀風試，……取為第一名。」¹⁴

然而，在科舉的路上，洪棄生卻蹭蹬而行。張光岳同文又云：

然而數奇不偶，既得而輒失；三登草榜，延至逾冠後，始為江西名士羅毅臣太守錄第一，著籍諸生，鄉闈復不遇。¹⁵

清朝科舉分三地主要的級別：童試，通過則是俗稱的「秀才」；鄉試，通過則為「舉人」；會試，通過則是「貢士」，之後再經由「殿試」進行排名，殿試考一題對策，錄取名單稱為「甲榜」，也就是「金榜」；甲榜又三甲：一甲三人，第一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有多人，賜「進士出身」。三甲則賜「同進士出身」。因為殿試只是對貢士進行排名之用，因此成為貢士後基本上都能成為進士。

洪棄生在光緒 12 年（1886 年）第一次參加童試。清朝的童試必須通過「縣考」、「府考」、「院考」三階段。洪棄生此次通過縣考，但失利於府考；光緒 13 年（1887 年）再度失利於府考；光緒 15 年（1889 年）終於獲得臺南知府羅大佑的賞識，在院考中列名案首。此後又四次赴福州參加舉人鄉試，但四次皆鎩羽而歸，這四趟的鄉試行程在洪棄生生命中留下深刻但卻負面的印記。除了失敗的科舉結果，更有著航海艱辛、波折的體驗。誠如他在〈答家明標問鄉榜〉云：「如許一大舉人，非修盡前生福份，亦需嘗盡今生苦債，方好作桂香譜中人

¹⁴ 程玉鳳：《洪棄生傳》，頁 51-54。

¹⁵ 收錄於洪繻：《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1。



物。」¹⁶尤其是光緒 20 年（1894 年）的最後一次鄉試，7 月 11 日出發，在海上航行十日以後抵達廈門，再自廈門搭乘官方提供的福靖兵船到省府福州應試。此行考試的結果依舊落第，更甚者是歸途多磨，他在 8 月 15 日考試結束後，在函江縣待渡，但因風浪太大，在一個月之中，曾有四次出航，但都無法順利到達臺灣，有一次已看到了臺灣，但遇到罡風船體受損而折回。且此時已知自己落第，心中苦悶可想而知。後來只好溯潮到函江東北方的崇武，再遇風阻而停留十日使得出航。崇武出航後雖順利到達臺灣，但卻無法靠岸，洪棄生回憶道：

九月末一旦順風，望見至鹿港，無潮汐，不可入，轉泊番挖港沙中，困頓六七日。¹⁷

海上停留的日子極其難熬，暈船且蚊蟲騷擾，眼前即是陸地卻只能乾瞪眼，附近新街的同鄉聞訊前往接濟，但也無功而返，直到第七天才順利登岸，回到鹿港時已是十月上旬了。這是洪棄生一生中最後一次的鄉試，也是最艱難的返鄉之途。因為這趟旅途過程艱辛，且滯流時間甚久，加上回程之前已知落第的消息，心中感慨甚多，所以四次的渡海鄉試詩中，此次作品占了絕大多數。

（二）洪棄生渡海鄉試的航海詩作分析

洪棄生四次渡海到福州參加鄉試，時間已如上述，但詳細的行程資料幾乎都在最後一次，也就是光緒 20 年（1894 年）的那次，其餘較具體的說明也只有他本人在《八州遊記》所云：

二十八年前至三十四年前，四次赴試省垣，兩次乘官輪直達，一次僱帆由鹿港向閩，遇暴風吹入晉江，圍淝頭港。¹⁸

¹⁶ 洪繻：《洪棄生全集·寄鶴齋古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5 月），頁 283。

¹⁷ 洪繻：《洪棄生全集·八州遊記》，頁 323。

¹⁸ 洪繻：《洪棄生全集·八州遊記》，頁 323。



文中說明了三次的航行，兩次乘官船直達，一次自己僱帆船，那另一次為何？從洪棄生特別強調有一次僱帆而被吹至晉江看來，另一次應該也是僱帆前往，只是因為行駛過程順利，相較於搭官船以及自僱帆船遇暴風等事，並無甚可書之處，故未特別提及。因此，筆者判斷洪棄生四次福州之行，有兩次搭官船、兩次自僱帆船。

至於洪棄生為何不四次皆搭官船呢？關於官船的由來，乃是因為清初以來臺灣赴福州鄉試士子經常死於海難，因此在同治 13 年（1874 年）始有官船護送臺灣考生之舉，劉一彬指出：

臺灣知府決定由淡水港派遣官船統一護送臺灣士子到福州參加鄉試，從此「官送」成為定例。¹⁹

洪棄生鄉試之時已有官送的輪船，為何他只搭乘兩次？甚至於他在光緒 20 年最後一次赴福州科舉雖然自雇帆船過海到廈門，但從廈門到福州，也是搭乘搭乘官方的船，如〈自廈島附福靖兵船應試時朝鮮有倭患〉就說明當時搭的是「福靖兵船」。²⁰筆者推測應該是官送的港口是在滬尾，也就是淡水，洪棄生是彰化鹿港人，來回淡水也頗不便，如〈朝發滬尾〉二首與〈歸舟月夜〉二首是書寫從淡水雇船回鹿港的所見所感。²¹因此，對洪棄生而言，北上搭官船路程較為曲折，所以他只搭了兩次。

關於洪棄生四次赴福州鄉試旅程的詩歌大多集中在後兩次，而航海詩幾乎都是最後一次的作品，只有少數關於搭輪船、或是從滬尾往來的的記游詩作可

¹⁹ 劉一彬：〈清代福建鄉試對臺應試保障制度及其歷史影響〉，《臺灣研究·社會》，2010 年第 6 期，頁 58。

²⁰ 洪繡：《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128。

²¹ 洪繡：《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106。



能是之前三次旅途之作，但也不易區分是哪趟旅途所寫。

關於洪棄生在往返臺灣與福建鄉試的航海抒懷詩中，大約可見以下幾個特色：

1. 感滄海之遼闊與險惡

洪棄生渡海鄉試，不同於旅遊，心中多有罣礙，尤其無邊大海就如同宦海茫茫，不僅邊界難望，甚至有遭到無情吞噬的可能。因此，洪棄生在渡海過程中，經常因天氣急遽變化、海浪滔天而興起個人之渺小與江河如一瓢的相對感受。

在〈海上遇風即事〉中，書寫航行時天氣急遽變化，令人感到惶恐：

枕上波濤鳴，水底蛟龍泣。卸帆一夢驚，疑有狂瀾入。憶昨駕船初，浪平風習習。天高動星斗，潮湧隨呼吸。直懼澎湖溝，遙望虎山立。秋信中流來，北風一夜急。浪頭拍太空，鼇山高岌岌。澎湃舟人呼，聲與浪鳴悒。鼓浪隨罡風，忽向海灣集。回視天色明，萬變俱收拾。乃知險阻間，隨處可安戢。乾坤亦幻然，江河吾且挹。²²

從枕上的平靜寫起，接著風大卸帆，狂瀾入船。作者一時似乎尚未回過神來，還在回想昨天風平浪靜，舟行平順。隨即而來的風急浪拍，夾雜著舟人的驚呼聲，如此的風浪，恐怕連巨鼇馱負的大山都岌岌可危。²³在歷經一夜的折騰之

²² 洪繻：《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25。

²³ 《列子·卷第五·湯問》：「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箸，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甦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仙聖之居，乃命禹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詳見列禦寇：《列子》，明·世德堂本張湛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後，天色分明，此時作者產生兩種體悟：一是雖然身在風浪驚險處，仍然可以安戢而處；二是見識大海的遼闊之後，始知天地之大，歷經滄海之後，陸地的江河就像一瓢可挹的水流。

〈輪船海上阻風〉也有類似體悟：

天昏滄海黑，兩曜沉無色。百靈皆隱藏，萬怪俱惶感。²⁴魚龍噤不鳴，
鼉虬復何力。萬籟為一聲，波濤自相擊。火輪轉水中，殷殷成霹靂。機
緘奪天工，至此亦悚惕。簸揚如在箕，金鐵見銷燦。不知自何來，疑是
萬山砦。轟騰耳欲暗，微茫迷八極。驚呼日駁回，不敢爭頃刻。停駐滄
海門，煙煤四熏塞。洶洶風浪中，大塊時傾側。俯思江湖間，洪流猶涓
滴。²⁵

本詩從風浪中所見而感到人力之渺小。「機緘奪天工，至此亦悚惕。簸揚如在箕，金鐵見銷燦。」雖然機械化輪船可為巧奪天工，但在大海的風浪之下，也是顯得千鈞一髮，既重且大的機械輪船在海浪的顛浮之下，猶如簸箕揚糠秕般。在經歷驚險之後，洪棄生感悟在「洶洶風浪中，大塊時傾側」的巨大破壞力，相較於此，陸地所見的江湖，也只是涓滴細流。

另外在〈秋試行役感詠十五首〉之一也云：「咫尺生風雲，天色迷瞻視。身在澎湃中，輕擲同敝履。」²⁶同樣也是書寫海面的瞬間變化，洶湧的波浪，人命就像敝履般隨意擲棄。同樣的，在〈秋試行役感詠十五首〉之三亦云：「驚浪向面生，朝陽從波出。縮地古有人，超海今無術。」²⁷將浪之高寫得生動逼肖，猶似李白〈送友人入蜀〉：「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浪花逼近人面，作者

²⁴ 「感」字位於韻字，當作「惑」，應為形近而訛。本詩乃押入聲十三「職」，此部有「惑」字；而「感」屬上聲二十七「感」，於韻不協。

²⁵ 洪繡：《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25-26。

²⁶ 洪繡：《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26。

²⁷ 洪繡：《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26。



可以透過迎面的浪花直接看到朝陽，顯示浪已高過船舷。此時作者除了感到恐懼外，更多的是無助了。傳說古人有「縮地術」，能夠遁地棲身，或鑽地移動，但此時無地可鑽，更無挾山超海之能，只能聽天由命了。

洪棄生四次渡海鄉試，不論是搭官送的輪船，或是自雇帆船出海，都曾有因風阻而不得靠岸或無法出海的經驗。此時不僅因為風大浪高而驚懼，也有坐困愁城的無力感。如〈在番挖港口沙凹中阻風不能近岸又無小舟接濟昏眩之餘俯首船底連日悶甚而作〉所云：

……舟在沙凹處，人在舟中睹。進退兩迤邐，寢食三吐哺。有如馬陷泥，無由兩驂舞。有如車蹶澤，欲行兩輪沮。又如士在囚，又如軍失伍。野鳥受樊籠，野獸受罽組。歎我多苦遭，何為苦如許。命途既蹭蹬，世路復齟齬。所如輒不利，所得亦何補。名場及關津，瘁矣堪痛楚。況性愛逍遙，如龍喜雲雨。蟠在泥塗中，蟻蠅亦得侮。……²⁸

詩中以「馬陷泥」、「車蹶澤」、「士在囚」、「軍失伍」、「受樊籠」、「受罽組」一連串密集的比喻，顯見其困而無解之苦。在日治之前，洪棄生是個自由好動、熱愛旅遊的人，程玉鳳從他的書齋名「寄鶴齋」論起：

棄生天性淡泊，不熱衷名利，尤其嚮往自由。以他自署其書齋名為「寄鶴齋」觀之，自云：「養龍於淺水，寄鶴在高枝」，就是將自己比喻是棲寄在高枝的鶴鳥，有高蹈遠引之意。……以鶴作為他恬淡心性與沖天意志的理想表徵。……他十分嚮往閒雲野鶴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活，以是平日以教書，寫作撰文為樂，不願受任何羈絆，為的就是可以享受充分自由。²⁹

在乙未以前，洪棄生是嚮往自由的，也喜好旅遊。作於光緒 11 年（1885 年）

²⁸ 洪繡：《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33。

²⁹ 程玉鳳：《嶼响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頁 322。



到光緒 20 年（1894 年）之間的《謔驕集》，根據程玉鳳的統計，全集共有 562 首詩，其中旅行遊覽詩的空間包含臺灣各地風景與赴福州應鄉試的行旅見聞之作，共計 181 首。³⁰

活潑且嚮往自由的洪棄生被困於航海旅途，心中的苦悶可想而知，他在〈在番挖港口沙凹中阻風不能近岸又無小舟接濟昏眩之餘俯首船底連日悶甚而作〉中又自比為尚未興起而受困泥中的龍，只能無奈受蟻蚊欺侮：「蟠在泥塗中，蟻蠅亦得侮」；同樣的表述在〈秋試行役感詠十五首〉之三也云：「身如蟠泥龍，不免蠅與蛭。」³¹為了鄉試而返臺灣海峽的洪棄生，飽受舟行顛簸之苦，海天之大，寄舟如一粟，棄之又不可行，只能困於船上，聽天由命。如〈渡海阻風望廈島〉：「客櫂長懸海岸東，涼秋無處借東風。」³²洪棄生在福州來回的航海詩中，絕大多數為自閩返臺之作，阻風於海的無力感也大多寫於歸途，除前述詩作外，尚有〈夜自崇武渡海作〉：「望洋驚幾返，近岸轉怛怛。」³³除了回程風阻的情況較多之外，也有可能是在去程心懷闖場，無暇他顧；回程則歸心似箭，但阻風於途，心中愁悶又無奈，尤其是光緒 20 年的鄉試，因風阻於閩月餘，並在歸程前即之落榜的消息，心中苦悶、困頓更是可想而知，更不免興起蟠於泥且受蟻蠅欺侮之慨。

事實上，洪棄生生長於海濱，自小觀海。誠如余美玲所言：「海可以抒發情緒，望山看海，成為洪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風景，他的詩歌中有許多描述登眺

³⁰ 程玉鳳：《洪棄生的旅遊文學--《八州遊記》研究》，頁 49。

³¹ 揚雄：《法言·問神》：「龍蟠於泥，蛭其肆矣。」李軌注：「聖道未彰，群愚玩矣；龍蟠未升，蛭其肆矣。」本指未興前的周室，蟄伏而待起。洪棄生在此用意可能有二：一是強調自己雖然仕途不遂，但未來仍大有可為，只是對如今的窘境深感無奈；二是實指此時船上進退不得的處境，無法脫身卻又身受蟲蟻之困擾。

³² 洪繡：《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128。

³³ 洪繡：《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88。



山海之作，」³⁴但在岸上觀海多有登臨遠望，海天一線的平靜海面，如〈登樓望山海〉：「左顧青山高，右視滄海闊。空濛無盡時，長天留一髮。遠樹淡亦濃，飛帆出還沒。相隔萬里遙，浮雲從中發。一覽我心夷，微陽散天末。」³⁵一派恬淡，風平浪靜，且能使詩人心中備感平靜的海景。另外如〈觀潮後詠〉也云：「我性愛望洋，登高輒遠視。」³⁶登高望遠，大洋無際，足以安定其心神；若是岸上觀長浪，雖不免震撼，但總是身處其外，以遠觀的姿態處之，如〈過通霄路偶眺〉：「浪平水深黑，浪湧如雪白。千丈若長蛇，奔馳銀鍊色。……行人惴惴危，海山一線隔。到此萬象卑，汪洋在咫尺。」³⁷詩中眺望海洋，浪靜浪起各有不同，當浪起時的氣勢也駭人，行人感到惴惴不安，但畢竟身處岸上，縱然浪高於岸，也於己無害，不若前述航海詩中的「簸揚如在箕，金鐵見銷爍」與「身在澎湃中，輕擲同敝履」般身處其中的恐懼感。另外如〈澄臺觀海〉：「天際波濤壯，雲中日月浮。澄臺人正上，瀛海水西流。」³⁸詩中是登臺遠望，就算是波濤壯闊，也能靜心眺望。

透過以上比對，可以看出洪棄生對海是熟悉的，臨岸觀海也曾見駭人風浪，但這樣的經驗卻是無補於航海中歷經風暴時的任何應對之策，在滄海一舟中，人與船相對是何其渺小與弱勢。

2. 功名蹤跡老，跋涉盛年消之慨

洪棄生是傳統讀書人，年輕時以仕進為目標，他在光緒 9 年（1883 年）前是受私塾教育，本年正式進入白沙書院就讀，此時大約 18 歲。如同前述，在書

³⁴ 余美玲：〈蓬萊風景與遺民世界--洪棄生詩歌探析〉，頁 56。

³⁵ 洪繻：《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11。

³⁶ 洪繻：《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30。

³⁷ 洪繻：《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5。

³⁸ 洪繻：《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82。



院期間洪棄生成績相當優秀，三年後開始參加童試，直到光緒 15 年（1889 年）終於考取秀才；隨即四次赴福州參加舉人鄉試，直至光緒 20 年（1894 年）甲午戰爭發生之時，人猶在福州參加鄉試，隔年乙未割臺後才絕意仕進，此時年已 30 歲，所以洪棄生的人生上半段幾乎都是為了功名而徒然奔波。

四次的航海應試都鎩羽而歸，在茫茫大海的航行中難免心生感慨，洪棄生在這階段的航海詩，多有對追求功名的積極與無奈之情，如〈秋試行役感詠十五首〉之一開頭即云：「微名迫我起，我行過千里。既越兩重洋，又涉百重水。……丈夫志四方，艱難為此始。」³⁹雖是云「微名」，但卻足以驅使作者不斷越過重洋，行過百里，可見在其心中是極具分量的，最後再反思雖然其志於四方，但艱難就是始於功名的追求。另外如〈在番挖港口沙凹中阻風不能近岸又無小舟接濟昏眩之餘俯首船底連日悶甚而作〉亦云：

名場及關津，瘁矣堪痛楚。……銷磨無益地，精神何能抒。半耗在科場，半耗在逆旅。光陰已若流，時命不相與。寸步尚如斯，何心為遐佇。且勿問升沉，去去睨雲嶼。波濤過眼平，險途消愁緒。⁴⁰

也是把功名圍場的追求的代價歸給舟車勞頓的疲累、困苦，以及時間的虛耗之無奈，並將功名追求視如宦海昇沉般難以掌握。

又如〈停舟滬尾三首〉之三：「四山月出碧雲流，旅望沉沉在夜舟。名利催人湖海路，津梁作客水天秋。」⁴¹此詩的四句顯得平靜，但卻深沉，不若前述詩句中因為處於驚濤駭浪中（如〈秋試行役感詠十五首〉之一有云：「咫尺生風雲，天色迷瞻視。身在澎湃中，輕擲同敝履。」）或是困於近海而歸不得，因而

³⁹ 洪繡：《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26。

⁴⁰ 洪繡：《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33。

⁴¹ 洪繡：《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103。



對此行鄉試的落第產生更強烈的痛楚感；而〈停舟滬尾三首〉之三不同，他是在一個月出雲流的夜舟上，面對寬廣的天地進行自問自省，功名利祿催促自己走向遠方，一處處的津度、橋梁都是客途秋恨，況且長年追求卻至今未得，其感悟如李白〈江上吟〉所得的結論：「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輪船曉望〉一詩從海景寫起，逐步論進追逐功名之苦：

輪轉雷聲鬪怒濤，雲山隱隱海迢迢。月光萬里浮波遠，曙色重洋逐浪遙。
半為功名蹤跡老，多因跋涉盛年消。此行三過滄溟道，不見鯨魚赤尾燒。

42

本詩有「此行三過滄溟道」，應是第三次度海鄉試，且詩中開頭就云「輪轉雷聲」，故可推知光緒 19 年第三次渡海時應是搭官送輪船。此詩首聯、領聯寫時空，船行於怒濤無盡的海上，接著月光萬里與曙色重洋除了續寫空間遼闊感之外，也藉由月光與曙色的替換，表現出時間的流逝感也是行船的無奈。接著從頸聯轉入情感，出句「半為功名蹤跡老」回想半生功名的追求而一再重複行蹤；對句承接「多因跋涉盛年消」，除了強調跋山渡海之苦外，同時呼應前面的時間流逝感。最後「不見鯨魚赤尾燒」乃化用《詩經·周南·汝墳》：「魴魚赭尾，王室如燬。」以為魴魚疲勞時，白尾轉紅色，此處以比喻為了生活奔波，極其勞苦。

另外在大正 11 年時回憶往昔渡海應試時，也有功名未得的遺憾，〈閩中雜詠五首〉其一云：

當年獻賦入閩中，一路朝霞映海紅。葉葉舟浮興化渡，迢迢橋過洛陽風。
瀨溪山水明如繡，夾漈雲煙淡不空。底事長安花落盡，至今羅隱在江東。

43

⁴² 洪繡：《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129。

⁴³ 洪繡：《洪棄生全集·八州詩草》，頁 109。



本詩先寫當年福州「獻賦」，「獻賦」之事，最早可推至司馬相如獻〈子虛賦〉而發跡之事，⁴⁴唐代杜甫也曾向玄宗獻〈三大禮賦〉而在後來得到「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這樣的小官，但獻賦終究也是謀官的一個手段。到了中唐的錢起，〈贈闕下裴舍人〉的尾聯「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華簪。」乃將獻賦指向科舉考試。

本詩首聯雖然言當年福州科舉之事，但因時間已過近 30 年，所以表現出來的態度較為平淡，接著直到頸聯都在寫故地重遊之景，包括當年到過的興化渡口、以及北宋蔡襄主持建造的洛陽橋等。直到尾聯才又扣回首聯的「當年獻賦」四度落榜之憾：「長安花落盡」是反用中唐詩人孟郊〈登科後〉：「一日看盡長安花」之句。孟郊得意看盡長安花，是登第後的暢快淋漓；洪棄生落寞聯想長安花落盡是當年闈場的失意以及今已無功名之途。最後以十舉進士不中，自號江東生的羅隱自比，顯然洪棄生歷經了多年，對功名之事表面上雲淡風輕，實猶耿耿於懷。

洪棄生追求功名之途，必橫大海，茫茫功名路有如眼前大海，誠如宋代詩人趙孟堅〈辛巳除夕〉所云：「功名一成否，身世幾浮沉」。同有浮沉之感，故洪棄生在渡海之中，難免經常有功名難得，歲月消磨且前途難卜之感慨。

3. 憂家國時局之艱

洪棄生生長於清末、日治前期，生活思想是在衝擊之中度過；不過，早年的傳統漢文化教育，成為他生命中的基調與堅持，以致於在成長後，面對新的事物與多變的外在局勢雖然能有所理解與關注，但仍以中國文化本位為堅持。

⁴⁴ 司馬遷：《史記·卷 117·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3002。



程玉鳳說：

洪棄生從小浸潤在浩瀚的中國文化之中，他讀破四書五經，博覽群書，舉凡中國典籍的經、史、子、籍、書畫、地理、遊記以及有關新學新思想的雜誌《新民叢報》、《不忍雜誌》，有關外國史地的《瀛寰志略》、《萬國史記》、《泰西十八周史覽要》等等中西典籍，莫不詳細閱讀，……⁴⁵

洪棄生從傳統中國經典入手，以茲為基礎，接著在接受新思想與外國史地，因此，他雖有自己的固執，如在〈鐵路車〉視鐵路工程為「西人逞巧亦良危」，⁴⁶但仍能接受各種新的思想與訊息。

飽受儒家傳統思想薰陶的洪棄生浮海科考，有其志於天下的胸懷，在航行途中思考著未來可能的報國志向，同時也懷憂著國家的局勢。如〈自廈島附福靖兵船應試時朝鮮有倭患〉：

妖槍無損舊昇平，送士朝來水國晴。面面樓臺臨海立，灣灣島嶼擁潮生。

弋船出浦風煙大，鐵甲橫江戰仗輕。聖世至今多吠警，壯懷願到伏波營。

⁴⁷

這是光緒 20 年（1894 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洪棄生從廈門搭乘官方的運兵船赴福州鄉試時所作。詩人乘坐軍方船隻，同時也已知曉 7 月底在朝鮮發生的中日戰爭。他在詩中一開始「妖槍無損舊昇平」表現出對日本輕蔑的態度，也對自己「士」的身分受到國家禮遇而感到光榮，此時的他乘坐鐵甲軍船渡海，胸中激盪出無限的豪情，甚至表達出效法西漢伏波將軍馬援的雄心，此處「伏波」一詞用於渡海的船上，更顯得豪邁。

⁴⁵ 程玉鳳：《洪棄生傳》，頁 187。

⁴⁶ 洪繻：《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60。

⁴⁷ 洪繻：《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128。



進入福州之後，望見中法戰爭的舊戰場，而另有抒發，〈自廈渡海入閩郡〉：

亂山爭走水爭流，瞬息煙雲入滿秋。海已無波開島國，天如有意動邊籌。
濤聲嶼色皆真境，馬足船唇並壯遊。閱歷關津成咫尺，閩防千里望旌旒。

48

福州在此行的十年前發生中法戰爭，又稱「甲申海戰」，當時法國艦隊攻擊福州馬尾的福建水師，福建水師倉促應戰，隨即主力被殲滅，法軍並摧毀馬尾造船廠，以及閩江沿岸砲臺等防禦設施，本詩為即景抒寫。洪棄生有感於此次戰爭的教訓，因而認為「天如有意動邊籌」，也就是朝廷有心安邊境，則「閩防千里望旌旒」，綿延的閩江沿岸加強防禦，表示朝廷重視此處海防，旌旗處處。

〈憶昔日航海感賦〉則是回想當年赴福州時所見，詩中一段云：

高臺峻壘槍礮環，單場已過餘瘡癍(甲申之事)。城郭險距青天半，製船巨廠成市闌。⁴⁹

本詩中的「甲申之事」係作者自註，本詩是乙未割臺之後洪棄生回憶早年赴福州鄉試時的航海經驗與所見所感，引文這段是針對當年甲申海戰之後的描寫。當年洪棄生到福州時，甲申海戰結束已近十年，清廷重新建設砲臺及防禦設施等，高臺峻壘槍砲環伺，顯示此地要塞重建後的堅固；但下句隨即跌宕而下，戰爭早已成為過去，此處仍留有殘破的痕跡。⁵⁰接著視野與情緒再度昂揚，城郭高聳，居高臨下自有嚇阻之效，但隨即將視野投向「馬尾船廠」。同治5年(1866年)8月左宗棠設立「福州船政局」，並且僱傭法國技師進行規劃設計附設的鐵廠、馬尾造船廠和船政學堂。其中馬尾造船廠是中國近代第一個，也是

⁴⁸ 洪繡：《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129。

⁴⁹ 洪繡：《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307。

⁵⁰ 詩中「單場已過餘瘡癍」的「單場」難以解釋，疑為「戰場」為是。



清廷經營規模最大的新式造船廠；詎料，在甲申一役，不僅福建水師全軍覆滅，馬尾造船廠也遭到摧毀。在詩中，洪棄生回憶城郭險阻，但船廠已成市場，不復舊貌，因而有所感。⁵¹詩中四句，情緒兩起兩落，可見其心繫國家，關心時局的拳拳之情。

洪棄生在航海途中聽聞中日甲午戰爭，以及目睹中法戰爭後的福州現況，深有所感，尤其是這兩次戰爭臺灣都受到波及，甚至於成為割地賠償的籌碼，對洪棄生而言，可謂椎心之痛。因此，他雖然在並在〈自廈島附福靖兵船應試時朝鮮有倭患〉詩中對日本稍有輕視，但仍心存報國之念想；甲申之戰的痕跡也深受詩人關注，詩中不忘留意朝廷在福州佈防的恢復與強化情形。乙未割臺後，洪棄生持續詳加關注、研究這兩場戰爭及其後續，分別在 1905 年完成敘述光緒 10 年中法戰的《中西戰記》；1906 年再陸續完成《臺灣戰記》與《中東戰記》，《臺灣戰記》原名《瀛海偕亡記》，程玉鳳評其內容曰：

《瀛海偕亡記》作於光緒柔兆敦牂之歲（光緒三十二年丙丁，一九〇六），分上、下二卷，記載光緒二十一年臺灣同胞抗日的經過。上卷敘述劉永福、吳湯興等抵禦日軍入侵，下卷記柯鐵等因不堪日人壓迫屠殺而從事武力抗爭之經過。筆力深刻，用詞精簡，描摩生動，如現眼前。其內容比起一般抗日資料詳盡，更接近史實，堪稱信史。⁵²

程玉鳳高度評價本書，認為足稱信史，也是對洪棄生用心關注臺灣局勢與抗日事蹟的肯定，當然也是他關心家國與時局的具體作為。至於《中東戰記》，程玉鳳云「內容敘述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的經過，記載十分詳實，尤其認為此

⁵¹ 在甲申海戰後，馬尾造船廠被毀，應有重修，但成效不彰，直到 1907 年，清政府飭令慘淡經營的船政局停止造船。此後時興時廢，至今已走向工業旅遊畫經營了。因此，洪棄生詩中所謂「製船巨廠成市闌」不知是船廠一時尚未修復之前權做市場使用，還是另有原因，一時不得其解。

⁵² 程玉鳳：《嶼嶼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頁 291。



戰爭誤於李鴻章，不能戰，何以守？不能守，何以和？強烈表達出棄生對甲午戰爭清廷不應挫敗於日本的想法。」⁵³從洪棄生早年過海鄉試的航海詩到乙未割臺之後，他都不曾放棄對國家與時局的關心，就算局勢已定，時不我予，洪棄生依舊著書立說，宣揚民族氣節。

筆者粗估洪棄生的渡海鄉試航海詩作 28 首分析，根據詩中呈現的航行所見、所感，從具體的海洋遼闊與險惡到阻風無法成行的客觀條件抒發之感慨，到深刻的冒險渡洋為求功名而消磨歲月，但終究無成的慨歎。最終再回歸洪棄生冒險追求功名的目的是心懷家國，並關憂時局的儒家之志，可惜最後終結於乙未割臺之後不再追求仕進，而是退而著書，追求「書香俎豆名山業」了。

四、壯遊神州渡海詩作

如同中國傳統文人一般，洪棄生性好旅遊，根據程玉鳳統計，洪棄生的旅遊詩歌有 728 首，其中《八州詩草》佔了 418 首，目前已知的洪棄生詩作總共有 2053 首，旅遊詩佔了約 35%，可見其數目之大，遊興之重。

而他一生的遊歷範圍，除了臺灣各地之外，主要就是中國，也就是洪棄生心中的祖國，除了前述四次鄉試的福州之行外，另一次就是大正 11 年（1922 年）的歷經四個多月、跨越十省的壯遊。此次旅遊除了來回渡海之外，在中國沿海的交通也部分走海路，因此也留下了 14 首的航海詩。

（一）洪棄生神州之行說明

洪棄生早有遊歷中華的憧憬，在〈憶昔日航海感賦〉即有云：

⁵³ 程玉鳳：《洪棄生傳》，頁 223。



出關夜上烏石岡，中秋城月大於盤。望月興闌長太息，何時獲遍五嶽看。
浙吳咫尺不能到，秦蜀微茫更無端。是時人物樂昇平，未料滄桑有翻瀾。
胸中私願冀一遂，要當騎鶴上長安。豈知此景猶眼前，閩城不到十餘年。

54

以回顧當年福州出關場的見聞與心情，除了描述因心繫功名而不得自由壯遊五嶽，甚至於連鄰近的江浙都無緣一窺，更遑論秦、蜀等內地了。於是在當時洪棄生即以許下心願「騎鶴上長安」，長安乃歷史上的十三朝古都，也是漢唐盛世的政治中心，大概也是洪棄生的政治理想之所歸，期望有一天，能在仕途飛黃騰達，宦遊中國。豈料，乙未之後，轉眼已十餘年，連最近的福建都未曾再踏過，這是他心中的一大遺憾。

然而，如此魂牽夢縈的祖國，洪棄生何以遲遲未曾再遊呢？除了經濟因素之外，更是因為日本政府對臺人出國旅遊有著嚴格的限制。當時的總督府為了有效管理臺民，頒布各種「旅券」規範，尤其是對前往中國的管制更為嚴格，以下引述程玉鳳之說：

所謂「旅券」相當於今日的護照（passport），本是用來證明身分及保護臺灣人，但在日治時期，卻是總督府限制人民行動的憑藉，尤其防止中國革命及反日思想，對於臺灣人前往中國大陸者，更是嚴密調查，加上高額手續費，造成臺灣人海外發展與旅遊的諸多不便。⁵⁵

除了旅費與客觀條件的限制，使得洪棄生難以前往中國旅遊之外，筆者認為另有一個主觀限制：洪棄生個人的反日思想與遺民心態。

⁵⁴ 洪繻：《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307。

⁵⁵ 程玉鳳：《洪棄生的旅遊文學--《八州遊記》研究》，頁 74。



後來，到了大正 11 年（1922 年），已是垂暮之年的洪棄生終於踏上神州，一償宿願。關於此次壯遊的目的，程玉鳳歸納為五點：⁵⁶

- 第一、實現孺慕文化中國的夙願：這是思想文化與血緣的情懷，情感上是為了再度投入祖國的懷抱，並走入嚮往的祖國山川與文化、文學薰陶，以彌補他的遺民缺憾。同時也希望能仿效太史公萬里探禹穴，親歷故國壯遊。
- 第二、抒發日本殖民統治的抑鬱之氣：歷經了二十幾年日本的統治，洪棄生積累大量的鬱悶之氣需要抒發，將心情寄託於壯麗山水之間，並暫離日本統治的臺灣。
- 第三、驗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意涵：臺灣文人讀書所學習的傳統知識與訊息，往往缺乏驗證的空間，惟有踏上故國山河，行萬里路才知萬卷書內容的本貌。
- 第四、與好友相會：洪棄生在大陸的好友甚多，有在浙江的倪承燦、江蘇的王植師生、漢口的盛蓼菴、濟南的盛北溟，還有他仰慕的太虛法師等人。另外更要前往江西德化探訪當年拔擢其為「府案首」第一名的恩師羅大佑之後人等。
- 第五、實現個人心願：誠如前文所言〈憶昔日航海感賦〉即以表達壯遊中國的心願，也是他終其一生想達成的理想。因此由此次旅遊等同是實現洪棄生生平的理想與心願。

其具體旅行路線與時間大致如下：大正 11 年（1922 年）9 月 6 日與次子炎

⁵⁶ 程玉鳳：《洪棄生的旅遊文學--《八州遊記》研究》，頁 78-84。



秋出發，9月12日從基隆港搭乘輪船前往上海，接著前往蘇州、鎮江一帶，再前往安徽、江西、湖北一帶，接著北上洛陽、函谷關、潼關等關中地區，接著東行天津、北京、居庸關、八達嶺，隨後轉回北京、天津，再從天津搭順天號船出海，經渤海、黃海再抵上海，並在蘇、杭、紹興一帶盤桓，再返回上海，接著從上海搭火舟走海路，經東海、舟山群島至福州，隔年1月14日再從福州搭小火輪回台灣。沿途中，基隆到上海、天津到上海、上海到福州、福州回基隆這四段旅程屬於航海路程，但福州回基隆這段航海旅程並未見詩作，故本節將對前三段航海路程中的詩作進行分析、討論。

（二）洪棄生神州之行的航海詩作分析

洪棄生晚年冒著舟車勞頓之苦，歷經四個多月的旅遊，足跡遍及華中、華南、華北等地，除了華南的福建福州、泉州等的是舊地重遊之外，其餘的地方都是首次踏訪。此行記遊著作，主要有《八州遊記》與《八州詩草》，本文礙於篇幅與目標，集中討論《八州詩草》中關於航海詩作，所得如下：9/12-9/13 基隆到上海，有〈將泛海入中華作〉、〈舟至上海租界書所見〉二首。12/11-12/16 天津到上海，有〈南返天津出海作〉二首、〈自三岔口過租界下海河行百餘里中經塘沽大沽出海〉、〈至萊州海至登州見蓬萊山丹崖山作〉、〈舟沿之罘山入煙臺澳即事〉、〈舟泊威海衛感事作歌〉、〈舟泛大海作〉、〈夜船寄泊吳淞口外〉。1923年1/12-1/14 上海到福州，有〈自閩海入閩江作〉、〈舟駐馬尾江憑眺鼓山閩安山〉、〈閩中雜詠五首〉其一。然1923年1月17日自福建搭乘小火輪渡海返台則未見其航海詩，故所得共14首，以下就這14首詩進行分析。

1. 對洋人強烈的厭惡感

洪棄生是傳統的讀書人，以中國正統自居，因此對於晚清以來西方思想、



文化、科技均持鄙夷態度；然而面對西方以船堅砲利的優勢打開華夏的大門與尊嚴，卻又是難堪的事實。在這樣矛盾的心態下，洪棄生從船達上海時即有強烈反應，〈舟至上海租界書所見〉二首，先看其一：

遙從海外入吳淞，空際樓臺目未逢。傑侏無人非聶耳，猙獰有國似穿胸。
三山市浮妖蜃，一路珠宮動睡龍。雷輓電鞭長震地，果然萬派此朝宗。

57

先寫船入上海，原本應該是興奮的準備迎上祖國土地，不料眼前所見全是各國洋人。洪棄生書寫這些西方人時毫不客氣的以《山海經》中的聶耳國人與貫胸國人醜化他們的長相，並以古稱四夷音樂的「傑侏」形容他們的音樂或語言，雖是偏見書寫，但卻也是洪棄生長期以來的真實心情反應。尤其是即將登上中國最繁華的上海，但也是屈辱的代表地之一。因為道光 22 年（1842 年）鴉片戰爭失敗簽訂「南京條約」，除了開放上海等五口通商外，上海更成了英、美、法等國的租界。因此上海不僅洋人處處，連建物、市容也洋化了，故洪棄生以「三山市浮妖蜃」形容之。最後眼見人來人往、車馬雜沓的熱鬧之場景，表面上感歎萬派朝宗，實則感慨西方各國的入侵。其二則云：

淼淼吳淞遠接天，五洲通後竟無邊。祇今黃歇為洋鬼，自昔孫恩亦水仙。
海上魚龍驚不夜，江中蛟虯聚成淵，此問應有桃源地，安得長河洗濁涎。

58

「其一」寫的是清朝戰敗造成洋人入侵的場景；「其二」則是寫改朝換代後的遺憾與期待：黃歇即是春申君，因其為黃國人，所以洪棄生將他比為國人，但不幸於今已為洋人所取代；孫恩為西晉人，信奉五斗米道，後為司馬道子迫害，

⁵⁷ 洪繡：《洪棄生全集·八州詩草》，頁 3。

⁵⁸ 洪繡：《洪棄生全集·八州詩草》，頁 3。



逃入海島並聚集了百多人，伺機復仇。可惜最後失敗投海自盡，數百名信眾與部眾皆隨之而死，孫恩更被其信眾稱為「水仙」。⁵⁹可見洪棄生認為上海部分土地已為洋人所據，一時恐怕收復無望。不過，本詩最後依舊保留著期待，相信能有機會滌淨溪洋的濁涎，再得桃源。

另外類似的感懷有〈南返天津出海作〉其一：「倦遊我欲吳淞去，洋市重重喚奈何。」⁶⁰以及其二：「長河每有輪船泊，無限夷人在市闌。」⁶¹對於即將從天津出海再往上海之前，就預想到上海所見將會是滿街滿市的洋人，顯得無奈且意興闌珊。

洪棄生本身歷經外族統治，又熟稔近代中國受西方侵略的歷史，因此對西方人深懷敵意，於是在好不容易暫時擺脫日本統治的臺灣而前往祖國壯遊之時，又見到上海租界處處洋人，心中的排夷思想油然而生。除了登陸上海所見之外，在之後遊歷江西、湖北、河南，乃至於河北之後，原本應暢快淋漓的航海南下，但從天津出海後，想到接著所到之處卻是洋人租界上海，就顯得情緒低落了。

2. 憑弔古戰場感懷

清朝後期，西方列強攻破中國沿海屏障，道光 20 年（1840 年）鴉片戰爭英軍從廣州開始，沿著海岸北上，廈門、寧波、吳淞等地淪陷，到了道光 22 年（1842 年）8 月英軍兵臨南京，清廷被迫簽下「南京條約」，這是中國淪為半殖民的開始。此後，西方國家不斷進逼、攻擊中國門戶，陸續在咸豐 8 年（1858 年）英法聯軍攻破大沽砲臺，進逼天津，因而簽下「天津條約」。咸豐 10 年（1860

⁵⁹ 唐·房玄齡等：《晉書·孫恩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2631-2634。

⁶⁰ 洪繻：《洪棄生全集·八州詩草》，頁 86。

⁶¹ 洪繻：《洪棄生全集·八州詩草》，頁 86。



年)英法聯軍再犯,4月佔領舟山,5、6月英軍侵占大連灣,法軍占煙臺。8月1日,英法聯軍陷大沽、進占天津,10月北京淪陷,最後簽下「北京條約」。光緒10年(1884年)8月,法軍攻擊福州船政局,並連日對馬尾至海口間的岸防設施大肆攻擊破壞後駛出閩江口。

洪棄生對於這段歷史是熟悉且痛心的,尤其是沿著港口、海防要塞遊歷時,目睹舊戰場,或是戰場遺跡時,不免心生感慨。如〈自三岔口過租界下海河行百餘里中經塘沽大沽出海〉:

……再行到大沽,海闊天氣炎。礮臺皆已夷,門戶長開放。回首承平時,不堪入夢想。夜深燈火多,海中眾星上。⁶²

此詩作於天津到上海航行中,船出大沽,原本是海闊天清,但詩人視角轉向岸上,馬上眼見「礮臺皆已夷」,而且「門戶長開放」,當年兩次英法聯軍,摧毀大沽炮臺,使得天津、北京失去屏障,國家門戶開放,甚至首都一度淪陷。此情此景,觸發回想,幾乎沉痛不堪入夢。

更為沉痛的還有〈舟泊威海衛感事作歌〉:

藩山渚海起雄城,昔人設衛何崢嶸。國朝增修備海戰,水師屯駐護神京。
一城能守勝萬兵,大沽旅順賴支撐。港口況有劉公島,山頭又連廣利營。
置將練軍曾幾載,戰守無人雄風改。牙旗一退大東溝,樓櫓長懸右渤海。
海上空橫大將幢,洋氛竟見將軍降。繞途敲起龍鬚嶼,覆轍人同馬尾江。
一敵方去一敵來,辱沒中華望海臺。電火星星外人在,暗雲漠漠何時開。
我船到時夕陽落,尚見山中有城郭。主人讓與英圭黎,入關安得王鎮惡。

⁶² 洪繡:《洪棄生全集·八州詩草》,頁87。



聞道長牆竟海長，島角東南亦有防。兵室沉沉雜鮫室，洋房密密似蜂房。
放舟從此蒼茫去，成山勞山不多處。天邊散島與來船，數點彈丸帶興曙。

63

光緒 24 年（1898 年），威海衛成了英國租界，到了大正 11 年（1922 年）洪棄生遊歷中國時，尚屬英租界。當時詩人從天津出海，航行山東半島北側的時，泊船威海衛，所見所思，遂感而作此詩。本詩先敘威海衛的形勢之扼要，所以「一城能守勝萬兵」，再加上附近的大沽、旅順、劉公島等要塞相望，形成犄角之勢，此地可謂渤海鎖鑰。然而，光緒 21 年（1895 年）1 月，日軍偷襲威海衛炮臺，由於李鴻章避戰求和，岸上防禦也未加強，最後威海衛失守，連累北洋艦隊使之覆滅，其情況如同中法戰爭的馬尾江之役。洪棄生初臨此地，思及往事，不勝感慨。隨後，隨著時局的變遷，西方列強紛沓而至，透過岸上「電火星星外人在」，以電燈代表西方文明的入侵，「英圭黎」（England）於光緒 24 年（1898 年）到民國 19 年（1930 年）租借威海衛，洪棄生此時時正好見到燈火點點，洋房密密，身有外人入侵門戶的的羞辱感，因而興起若得「征虜將軍」王鎮惡或可免此外患之思。⁶⁴

本詩作於泊船港口，由所見起興，回想此地曾是絕佳的海防要塞，無奈歷經甲午之敗，又淪為英人之租界，海上鎖鑰，已淪為他人門戶，不勝唏噓。

〈自閩海入閩江作〉是寫從上海航行到福州一路所見，最終將是見聚焦於福州，並書寫感懷：

……我自東北歷東南，港門無此青巉巖。大沽黃浦劇深通，平原兩岸蔑

⁶³ 洪繻：《洪棄生全集·八州詩草》，頁 88。

⁶⁴ 關於王鎮惡事蹟，可參閱梁·沈約：《宋書·卷 45·王鎮惡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365-1372。



峯嵐。山東海港有山險，長流難得常山掩。江山隨處況有磯，豈比金焦山兩點。堪痛甲申邊釁開，如此江山釀禍胎。兵備空傳藏艦浦，洋氛竟及釣龍臺。于今江面澄如練，馬頭馬尾（並江名）滄桑變。不堪迴首念昔遊，閩中山水依稀見。⁶⁵

本詩詩人比較近期經歷過的港口各自特色後，洪棄生再談甲申戰爭之痛。詩人在多年後重新來到福建，從閩江進入福州前，會先經過大廟山，山上有釣龍臺，宋人蔡襄有詩云：「峭峻釣龍臺，飛亭壓其端，曠達四無際，因之名達觀。」因為洪棄生見到此處，又想起甲申之戰，海防洞開，兵備空虛，因此西方才能長驅直入，就連具有歷史意義的釣龍臺都受到洋人的波及。

洪棄生在此行從天津出海南下上海，出了渤海，到了黃海，沿途看到了甲午戰爭的海戰古戰場、英國的租借威海衛；接著又從上海航行前往福州，入閩江時又觸景生情，想到中法戰爭福州、馬尾一帶的慘敗之景。一路的沿海古戰場都昭示著清末重大的海戰失利場景，帶給洪棄生無限的痛心與失落感。

3. 百感交集的神仙思想

洪棄生以中國為故國，年少時致力於科舉，四次渡海應試，也在當時立下壯遊神州的志向，可惜因為乙未割臺而遲未成行。直到大正 11 年（1922 年），遲暮之年的洪棄生才帶著次子踏上夢想中的短暫「歸途」。〈將泛海入中華作〉是寫於將前往上海途中多書寫感懷而少寫實：

颿輪發出東瀛東，臺灣水與吳淞通。五嶽三山禽慶志，五湖四海范蠡風。
久閉島上如樊籠，山水瑟瑟無歡棕。有樹髯比湘君楮，有石血見秦鞭紅。
欲向方壺覓員嶠，奈無黃平乏赤松。放櫂滄溟遊萬里，此行或遇東王公。
中原今已霸圖空，龍蟠虎踞空匆匆。碧水千迴留古蹟，青山一髮餘高蹤。
我從世外追溫伯。有目不送南飛鴻。必以雙屐踏萬重，一躡岱頂登高嵩。
昂頭縹緲白雲峰，手擷仙人青芙蓉。歸來袖裏乾坤大，遊筇且化葛陂龍。

66

⁶⁵ 洪繡：《洪棄生全集·八州詩草》，頁 107。

⁶⁶ 洪繡：《洪棄生全集·八州詩草》，頁 2。



詩中先以「飄輪」表現迫不及待踏離開臺灣的心情，並希望踏上故國之後能效法東漢的禽慶、春秋的范蠡般悠遊於三山五湖之中；相對的，把受日本統治的臺灣以「樊籠」、「瑟瑟」比喻不自由、蕭索之感，接著再強調「有樹髭比湘君赭，有石血見秦鞭紅」，強烈表達日本政權惡意破壞臺灣的山林，並實施高壓統治，其中的「髭」或有暗喻日本政府實施斷髮，刻意斷絕臺灣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在積蓄深深的抑鬱之後，噴薄而出的是一連串遨遊大海的神仙想像與追求，或可藉以緩解二十幾年來的壓抑。在航行中，一望無際的海洋，或是洶湧波濤後的未知，都能激發詩人無窮的想像，於是從海中的仙島追尋：「欲向方壺覓員嶠」到渡海後的各地仙山、神仙追尋，如「東王公」、「岱頂」、「手擷仙人青芙蓉」等，到最後「歸來袖裏乾坤大，遊筇且化葛陂龍」，⁶⁷希望經過神州一趟的旅遊，使自己歸來後能脫胎換骨，滌淨凡塵。

另外如〈至萊州海至登州見蓬萊山丹崖山作〉有「自皆始皇來，臨海張帷幄。」⁶⁸是洪棄生行船途經煙臺市的蓬萊時，想像當年秦始皇派徐福前往海外尋訪蓬萊仙山時的場景。接著轉入自己的想像，「不遇蓬萊仙，且駐蓬萊閣。閣下魚龍游，閣下龜鼈躍。東坡求海市，于茲禱海若。」⁶⁹詩人自己也沒見到蓬萊山的神仙，只能暫時想像停留於此處的蓬萊閣（事實上洪棄生並未登岸），但在蓬萊閣往下望去，還是只有魚龍、龜鼈，未見仙境。於是詩人想到北宋詩人蘇軾曾短暫擔任五天的登州知州，去職前想一覽此處的海市蜃樓，於是去海神廣德王廟虔誠禱告，第二天就看到了海市蜃樓之景，東坡還為此寫下了〈海市〉

⁶⁷ 東晉·葛洪：《神仙傳·壺公》記載，費長房遇到仙翁壺公，壺公送他一支竹杖騎回家，不久，竹杖便化為青龍飛騰而去。

⁶⁸ 洪繡：《洪棄生全集·八州詩草》，頁 87。

⁶⁹ 洪繡：《洪棄生全集·八州詩草》，頁 87。



詩。⁷⁰但洪棄生不如蘇軾幸運，他所見到的岸上的層山倒影，不只未見神仙島嶼，就連海市蜃樓也未見。本詩由煙臺的滄桑歷史，表現出作者神仙理想追求的幻滅。

洪棄生在遠離臺灣前往大陸旅遊之初的心情是充滿期待的，猶如遠離樊籠的鳥雀，因此當他初離臺灣的航海詩是以「飄輪」的速度感呈現，接著期許自己的一趟祖國之旅能夠如同尋仙訪道、脫離塵骨，滌淨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之污垢，獲得重生；但在進入中國沿海之後，看到曾有神仙傳說的煙臺蓬萊之時，卻又把神仙難求與近代的西方入侵滄桑史相結合，表現出神仙追求的幻滅。

1922年的四個多月中國之行，海上航行路程不多，所作詩篇也只有14首，除了出發時因為擺脫日本統治的臺灣，猶如掙脫桎梏的洪棄生在途中寫了暢快淋漓，以尋仙的想像寫出並充滿期待能脫胎換骨的詩篇之外，其餘的作品都是在目睹中國沿岸港口歷經清末的幾場戰爭的慘敗之後，有的淪為租界，有的成為了帝國沒落的遺跡。因此，這次旅途中航海所見的詩歌，基本上都呈現出海防傾墮、洋氛充斥的景象。

五、結語

洪棄生生長於鹿港海濱，對海不陌生，詩中也不乏觀海之作，如〈登樓望山海〉：「左顧青山高，右視滄海闊。空濛無盡時，長天留一髮。遠樹淡亦濃，

⁷⁰ 蘇軾：〈海市〉：「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空中。盪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為我起鰐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



飛帆出還沒。相隔萬里遙，浮雲從中發。一覽我心夷，微陽散天末。」⁷¹從左顧、右盼強調自在遠望，尤其最後可以透過望海而「心夷」，達到內心平靜的效果；又如〈觀潮後詠〉云：「我性愛望洋，登高輒遠視。中有不平懷，觀潮不能已。」⁷²強調對登高望洋的喜愛，並以此抒發胸中不平。然而，登臨而望不同與親自渡海航行，除了途中歷經的驚濤駭浪，或是無邊無際下的渺滄海之一粟之感慨外，航程中的目的與心情更是左右洪棄生的書寫內容。洪棄生早年志於舉業，四度渡海赴福州，不幸四次皆落榜，因此在這段時期的航海詩經常是夾雜失落的心情，以及面對大海的弱小與無力感；或是航行阻風，無法上岸，猶如自己功名之途受阻般的慨歎；抑是渡海浮沉，因而有歲月消磨且前途難卜之感慨。

洪棄生的晚年中國之行，是抱著期待與圓夢的心情而去，四個月的旅途中，有懷古憑弔、縱情山水、風俗體察、考實述異，以及抒感議論等作品。然而，在此行的航海詩中，因為沿途所見多為清末海防遺跡或故地，使詩人憶起清末接連的海戰失利之恥辱；又目睹沿岸租界地處處洋人、幢幢洋房，使得原本就有排洋意識的洪棄生悲憤交集。

本文以洪棄生的航海詩為研究題材，透過詩人清末與日治中期的不同目的之航海書寫，可以看出早年是海外國民的洪棄生，雖然歷經科舉之苦與渡海之險，但往來航行的目的卻是為了經由功名與大陸產生連結，並尋求精神與個人政治理想的回歸。而晚年洪棄生的航行除了圓夢之外，更有一種以遺民的心態，探訪祖國的眷念之情。此行的航海詩中，痛陳清末海防之薄弱與如今租界洋人橫行之書寫，一方面是親臨歷史現場之感發，另一方面可能也有冀望祖國強盛以尋求再度收復臺灣之願望難遂而悲憤填膺。

⁷¹ 洪繻：《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11。

⁷² 洪繻：《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頁 30。



參考文獻

一、專書：

1. 洪炎秋：《讀書和作文》（臺北：國語日報社，1976年4月）
2. 洪繻：《洪棄生全集·寄鶴齋詩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3. 洪繻：《洪棄生全集·八州詩草》（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4. 洪繻：《洪棄生全集·八州遊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5. 程玉凰：《嶙峋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臺北縣：國史館，1997年5月）
6. 程玉凰：《洪棄生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12月）
7. 陳光瑩：《臺灣古典詩家洪棄生》（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1月）
8. 程玉凰：《洪棄生的旅遊文學--《八州遊記》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9月）

二、期刊論文：

1. 余美玲：〈蓬萊風景與遺民世界--洪棄生詩歌探析〉，《台灣文學學報》，第9期，2006年12月
2. 廖肇亨：〈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2期，2008年3月
3. 顏智英：〈從吉川唐宋詩風之別論宋詩航海書寫的精神特質〉，《成大中文學報》，第74期，2021年9月

